

乾了

還是家父的一位朋友可愛。

年老喪偶，身邊還是帶著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，快活逍遙。

「哪里找來的？」父親問他。

「酒吧。」他說：「我問她一個月能賺多少，加倍給她。每個月當成領薪水，同樣上班，不必要捱夜。」

「兒女不反對嗎？」家父問。

「我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把家產分成三份，給了他們，算是公平了吧？錢是老子賺的，他們有甚麼話說？」

每個禮拜天早上，他把這個女的帶到我家，和父親談詩詞，喝功夫茶。那女的對這兩種東西都沒興趣，坐在一旁。

我看到了，跑進廚房泡了一杯咖啡給她，當她是正室那麼恭敬。

「我做的都是一些醜事，」她說：「為甚麼你對我那麼好？」

「你是世伯的女秘書嘛。」我說：「甚麼叫醜事呢？」

她笑得很開心。

喝完茶，照慣例到一家大牌檔吃飯，時間還早，別人在啃麵包，我們已經叫了十個菜，大魚大肉。母親從皮包中拿

出自備白蘭地，倒一大杯給這位世伯。

「來，喝到死為止。」他說。

「最怕死不了，爆了血管不知怎麼辦！」身後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，原來是他兒子帶了媳婦來參加。見到家公，劈頭就沒一句好話。

「不必你們操心，有甚麼三長兩短，這個女人自然會照顧。那邊有空位，你們坐到另一桌去！」世伯一邊喝酒一邊說，那兩人夾著尾巴走遠。

我看了也豪氣大作，向母親要了一杯，敬這位世伯：「好一個喝到死為止，乾了！」